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五

婺源戴大昌斗源

五畝之宅

問 穀梁謂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想據雅詩中田有廬而言。鄭與賈公彥則謂民居在都城中。想據周禮廛里任國中之地而言。惟趙岐則謂在田在邑各二畝半。集注從之。其說然與。

答 民居若果有二畝半在邑。則邑中之宅。豈可容家家牆下樹桑乎。若果有二畝半在田。如所云冬則畢入于邑。春令民

畢出在野則田中之宅近在一井之內又何煩饁彼南畝乎
竊按季彭山讀禮疑圖有云。公田以制祿。斷無去二十畝以
為民居之事。又國中之廛市宅也。但為士旅寄居之所。工商
懋遷之區而已。若農民之宅鄉里也。即所謂制其田里。教之
樹畜者。必當擇平原可居之地去田不遠。隨數聚居。如所謂
十室之邑亦是。不必都邑然後為邑也。其論最確。蓋天子都
城方十二里。大國都城方九里。次國方三里。小國方一里。若
通國農功既畢。盡入于此。必不能容。故五畝之宅。自當在近
田可居之地。豳詩言入此室處者。蓋謂歲晚務閒。可以安棲

非謂冬則畢入于邑也　又詩言中田有廬蓋卽田畔稍高處苫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故曰廬明非宅也

俑

問　古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能俑跳故曰俑按舊注俑偶人也說文云偶桐人也其義何居

答　按中庸仁者人也鄭氏謂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蓋聘禮每曲揖鄭注曰以相人偶爲敬也又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鄭注曰相人偶賈公彥亦曰以人意相存問閻氏

注困學紀聞曾引其說是相人偶之文蓋出于儀禮鄭注也辛楣先生養新錄云說文人部偶桐人也桐當作相中庸仁者人也康成讀如相人偶之人能禮注屢言相人偶其證也又引吳明經淩雲云舊板玉篇偶相人也今本相作桐蓋好事者依今說文輒改耳又鮑彪注國策全據說文爲訓其注齊策亦云偶相人也是鮑所見說文猶作相字据此諸說則舊本說文偶當作相人也相桐或因字相近而譌　或謂偶亦曰偶而鄭注儀禮曰相人偶者皆指生人相與爲禮而于偶之義無涉今由所云偶相人者而釋之相與象音相近故

曰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則于俑義可通矣。其今本說文以偶爲桐人者。或因俑爲木偶人而有機關發動。惟桐木質輕。易於轉運。疑以桐木爲之。又說文俑亦作他紅切。他紅正切桐字。殆所以釋爲桐人與。

晉國

問　魏已遷都大梁。而惠王猶自謂晉國者。殆緣當日三卿分晉。號曰三晉故與

答　春秋時晉都在翼。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則都於曲沃。其子獻公復城絳

居之。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始遷于新田。當汾澮二水之間。杜氏曰新田在今平陽絳邑縣於是以故都之絳爲故絳。而命新田爲絳。此晉都之故蹟也。按三家分晉。趙分地最多。韓畧少。而晉之故都。實爲魏所分地。惠王所以自謂晉國。即周霄亦曰。晉國亦仕國也。若韓趙則不然矣。尹起莘謂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而力不足以禦秦始。又閻百詩謂魏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去河山之險。而就平衍之地。惟既去安邑後五十四年。遂獻安邑於秦。卒不振以底於亡。勢固然矣。

孟子見梁襄王

問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在位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是三世相繼也。竹書紀年則以史記所稱襄王之元年。另為惠王改元之一年。以為惠王在位共五十二年，迨癸卯稱今王元年。杜預以為哀王，蓋無所謂襄王也。攷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二者俱與史記異。溫公通鑑則從竹書紀年惠王中間改元之說，以惠王為在位共五十二年。而自癸卯以後，則直謂襄王即位二十三年。是又從世本例去哀王也。敢問何如。

答此雖臆定。若從史記惠王三十六年之說，則據史記所書

惟惠王十七年。秦取我少梁東地至河耳。迨襄王五年秦收龍賈軍於雕陰圍我焦曲沃與秦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又取我曲沃平周。方為西喪地於秦七百里。皆在襄王時事矣。又楚懷王六年楚柱國昭陽將兵攻魏敗之於襄陵得邑八。正所謂南辱於楚。亦梁襄王十二年事。據此則惠王述於孟子。安得云及寡人之身乎。集注未述惠王有改元之事而引襄陵之敗以證南辱於楚則未合耳　且惠王因是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稱王。故須改元。若史記以相會稱王之事。繫於襄王元年則

惠王當身未有是舉。曷爲亦稱王乎。江氏四書古人典林。主紀年惠王改元之說。則謂魏實無哀王。襄與哀字相似而誤耳。然以紀年惠王改元爲必可信。則世本史記孟子三書。皆以爲有襄王。不應紀年獨無襄王。卽謂以哀爲襄字之誤。但考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孟軻等至梁。六國表亦於三十五年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云云使惠王果有後元又歷十六年。則孟子豈有如此久淹於梁。迨見嗣君而後他適。揆之情事。殊未必然。且竹書紀年所載。荒謬者多。卽如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罃生于文侯二十五年。而

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在位十六年。乃紀年則云文侯在位五十年。武侯在位二十六年。與史記不符。故閻百詩謂如紀年所云。計惠王以文侯二十五年生。迄後在位改元共五十二年。巳一百有四歲。亦屬可疑。史記孟子列傳謂孟子先游齊而後適梁亦未確

七八月之間旱

趙注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集注因之趙氏耘菘謂魏自晉分晉本用夏正見春秋傳孟子對襄王言蓋即夏正之七八月也人但知夏正五六月苗急需雨不知處暑以後苗之望雨尤切也

釁鐘

問 趙注謂新鑄鐘。殺牲以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孫疏則謂爲厭變怪禦妖釁。義與注異。江氏愼修又謂釁是交神明之道。祭祀之小禮。非以牲血塗釁郄之謂。敢問何如。

答 考釁之義有三。大司馬涖釁軍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此則血塗釁郄。使完固之義也。大司馬釁主龜人釁龜。太史釁龜筴。天府釁寶鎭寶器。此則取其膏血。護養精靈之義也。雍人釁廟。釁門夾室。小子釁社稷五祀之壇壝。圉師釁廄。司約釁藏約之戶。此則祓除不祥之義也。故注疏及江氏說。皆有

所據。但鐘爲邦器。則應主趙注爲妥。江氏又謂禮記言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宗廟之器則以豭豚。今齊不以豭豚而以牛。相沿失禮。孟子未暇論及耳。此係另推出一義。

誠有百姓者

問　集注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誠有如百姓之所譏者。若如此解。則是直犯下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二語矣。孟子亦何用有以小易大彼惡知之一詰難哉。而宣王又何復自笑其是誠何心哉。

答　竊謂宣王之意。固非如集注之解也。其曰誠有百姓者。與

子誠齊人也語氣相同。蓋譏百姓所見者淺。不知我意反以我爲吝此一牛耳。如此則與上節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句神氣相貫。而下文孟子所以又有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一段難矣。

問 爲長者折枝

趙注折枝。謂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劉氏注後漢書。亦謂折枝。若今之按摩也。而集注則謂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當何從與

答 集注以爲折草木之枝者。蓋本於唐人陸善經之注。非朱

子自與也。但此說未免太淺。且於長者二字。亦無着落。然舊注按摩之說。於折枝二字尤不的確。說者引鄭注內則子婦事舅姑。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以爲卽按摩之事。竊謂抑搔之爲按摩與否。姑勿深辨。要未可以抑搔卽當折枝也。且此處長者二字。亦大概說。豈必獨指父母舅姑乎。而西河毛氏力主舊注之說。至引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折枝舐痔。以爲折枝乃按摩之証。殊不思孟子言爲長者折枝。乃舉其至易爲者以相譬況。豈以按摩舐痔之難爲者而言乎。且廣絕交論等語。其原意亦重在舐痔。不

直折枝二字。蓋折枝者。猶李詩云摧眉折腰事權貴耳何以言之。嘗按文獻通考載周平圜序陸筠翼孟。以孟子言折枝爲磬折腰肢。又傳疑錄亦云爲長者折枝。磬腰亦曰肢。肢枝古通用。折枝猶折腰也。古詩折腰載拜跪。言爲長者拜揖耳。據此正合孟子言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與此處是不爲也。非不能也。語意相同。故曰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次節遂言老老幼幼之事。似于題義明白。當可從

中國四夷

問書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即禹貢甸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者亦即周官篇云五服一朝者是已然周官首節又言六服羣辟而周禮又言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與此不同何歟

答攷禹貢蔡傳亦言堯都冀州冀北境并雲中涿易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反棄之於要荒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其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蕃衍遂為上國不可以一時概也周禮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

説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地廣。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則盡其地而疆畫之也　又按陳定宇有云。周禮之九服。卽周官之六服。其內五服在九州內也。外四服在九州外也。以內五服并畿內。則爲六服。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第略外四服耳。據此。則書之言五服六服。與周禮之九服。舉可無疑矣。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問

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與孟子合。然攷史記載騶衍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禹之治九州是也。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故職方氏疏云神農以上有大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後世德薄。止治神州。乃東南一州耳。或疑其說荒誕。又按蘇秦說當世之君。于齊宣王曰方二千里。于趙肅侯曰方三千里。于楚威王曰方五千里。于魏襄王曰方千里。于韓昭侯曰方千里。于燕文侯曰方二千里。又墨子曰宋方五百里。范雎曰中山之地。方五百里。此外尚有二

周藏秦魯衛等國。以此言之。奚啻二萬餘里。豈第方千里者九乎。又鄭康成有云。唐虞時中國疆域方五千里。故虞書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每服一面五百里。合兩面千里。通五服爲方五千里。夏衰四夷內侵。疆域止三千里。故王制州方千里。則縱廣方三千里。謂王制爲夏殷之制至周斥大疆域。中國有方七千里。故周禮九服。每服一面二百五十里。合兩面五百里。通九服四千五百里。合王畿千里。爲方五千五百里。則縱廣方七千里。亦與孟子不合。敢問何如

答 蘇秦諸所言方者。非真方也。若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真

方也。閻百詩云所謂眞方者。亦不必其形方。以周初雒邑與鎬京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苐取實有此方數耳。閻說蓋如顏師古言鎬京方八百里者。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方六百里者。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所謂方千里者九。乃指實數言也

至康成言虞夏殷周疆域廣狹不同。則未見其盡然。盖州域分合無常。而山川終古不易。今攷禹貢于東言海岱。言河濟周職方亦言其鎭岱山。其川河泲。禹貢于西言華山。言涇渭

方職方于河南亦言華山正西言涇屬渭汭禹貢于南言衡山言江漢職方則同此與王制東舉東海南舉衡山西舉流沙疆域亦畧相仿惟禹貢言朔南暨周職方于北言其鎮醫無閭其澤藪貕養而王制言北不盡恒山似稍狹耳由此觀之烏覩周公所斥大之地五倍于殷有半暨增廣于虞夏之初矣五服九服之說詳前

竊按禹貢言朔南暨則未實指界限而顧氏日知錄云尹耕兩鎮志引漢書地理志黃帝方制萬里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而疑不盡于禹九州之內且曰涿鹿東北之極陬也

而黃帝以之建都釜山蓋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當時藩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按魏書元魏之先出自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以書考之禹別九州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為幽并營者皆在冀之東北必其前闢而後通前距而後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則舜不得而有之矣據顧氏所引則康成言唐虞時五千里夏止三千里周七千里者雖未必確而其言自夏衰四夷內侵疆域漸狹者亦非盡無因然則後世之幅員南方稍闢如吳越是而惟北方則不及前古之廣遠者多矣

獨樂樂　為王言樂

問閻百詩引宋陳善之言曰。莊暴一章蓋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之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毋乃非類乎。閻君極賞爲通人之論。因謂齊宣好樂。若果爲好禮樂之樂。莊暴亦何用疑。猶向孟子而咨詢乎。正緣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故孟子一旦與王語及。遂不覺變色耳。其說如何

答閻君因孟子有先王無流連之樂一語。故取此說。謂好樂皆爲好歡樂。惟鼓樂何乃爲禮樂之樂。竊謂此說未盡然。應

惟獨樂樂二節樂字則皆當爲歡樂之樂耳何則莊暴以宣王好樂問孟子原謂王所好者乃齊音傲辟喬志世俗之樂疑有害於政治迨孟子以語王而王亦自以非能好先王之樂爲慙孟子直以今之樂由古之樂隨機引導猶之以公劉爲好貨大王爲好色也安得以宣王好樂爲非禮樂之樂乎惟此獨樂樂節舊注以獨樂樂等讀如字下樂音洛則未免拘滯不如郝氏孟子解其于此節則云樂樂者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即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爲王言樂郝氏之解至爲明快闇君此條亦

前引之鄙意則以上三節樂字皆如字讀而此二節樂字則當如鄭氏俱音洛猶下文與民同樂不同樂今王與百姓同樂一例而微與鄭氏有不同者彼意以鼓樂田獵平看鄙意仍以鼓樂爲章旨而田獵爲連類及之耳若以言好樂而又言田獵疑爲不類則孟子於對梁惠之移民移粟也因不違農時而及洿池山林於告齊宣之親臣世臣也因左右皆曰賢而及左右皆曰可殺亦何嫌不類乎

管　鄭司農與說文俱言六孔康成謂併兩而吹之但引廣雅謂爲八孔則未確按管本六孔而諸圖俱止五孔殆

併上出之吹孔而爲六歟。又管或作琯。則古者殆有以玉爲之者乎。

籥　形如笛。鄭康成郭璞皆云三孔。毛萇以爲六孔。廣雅以爲七孔。按爾雅大籥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其小謂之箹。或謂籥有大小。故孔有多寡。三孔曰箹。六孔曰仲。七孔曰産。諸家各舉其一言之。三孔者殆舞時所執。以左手止能開閉三孔耳。　武舞用干戚。文舞用羽籥。陸德明曰。籥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孔穎達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其說久矣。故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惟李彭

山謂舞與吹二事必不能相兼當舞入庭下則舞者吹籥以先之而堂下之樂乃合作焉於是舞者應節以舞其說與諸家獨異據此則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殆與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聊以自譽而不必實有是事耶

曆頞 集注頞額也按頞烏割切音遏說文鼻莖也孫疏亦云頞鼻莖也額五陌切同頟說文顙也揚子方言中夏謂之頟東齊謂之顙又吳諸葛恪折頞廣顙可見頞額二字之辨不可混矣

賢者亦有此樂乎

問　閻百詩謂宣王自于雪宮中見孟子。非館孟子于雪宮也。賢者二字。仍指人君。謂與梁王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其說何如

答　按下文孟子言人不得。則非其上。及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云云。是以民與上緊相貫注。則以賢者就人君言似較勝舊解也

朝儛

問　趙注轉附朝儛皆山名。未注所在。又云朝水名也。可俱有考証否

答 閻百詩謂曾徧考轉附朝儛二山。沓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鮒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因疑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此亦閻君揣度其所在固難確有依據矣 趙注又云朝水名。按萊顧野王有云濰水名出南陽此恐誤濰為儛邪疏曾引其說據此則趙言朝而顧言濰或互相見其轉附之山屬萊州朝儛之水出南陽且姑存其說似較勝於閻君之臆度者矣

明堂

問 古來言明堂者不一。淳于登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

之內。韓詩亦謂在南方七里之郊。而鄭氏則附之大寢顏師古所謂宜近在宮中。則言其地有不同矣。王雙溪明堂考。則以儀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四門爲壇。加方明于其上而設六玉焉。謂卽明堂之壇之宮也。先儒又有謂明堂之制。取其正室曰太廟。取其四時之學曰太學。取其堂下環水如璧曰辟雍。自享上帝迎時氣聽月朔朝四岳諸侯以及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在于是。王方慶所云天子一年十八度入明堂者是也。至其制度亦說者不一。宜何從

答。先王之制。有異地而同名者。後儒不能盡悉古制。必欲合

爲一事此所以膠柱難通而明堂其甚焉者也至其制度則大戴禮以爲九室十二堂每室有四戶八窻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白虎通蔡邕明堂論並沿之近時戴東源先生明堂攷則以爲五室十二堂依呂氏月令分配中央十二月一一言之甚覈而金檠中先生禮箋則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王合諸侯之明堂別而二之其月令考工所言有室廟个之制乃聽政之明堂卽路寢也其覲禮及周官司儀禮記明堂位大戴禮所言有宮壇方明之制乃合諸侯之明堂也此外則方岳之下亦有明堂其言較爲析矣又江都汪君容甫著明

堂通釋三篇謂明堂有五其致誤亦有五辨証頗詳而獨不取呂氏月令之說似于諸家爲長茲錄其文並圖于右

汪氏容甫明堂通釋上　明堂有五其一以饗帝天官冢宰祀五帝注謂四郊及明堂下曲禮大饗不問卜注大言五帝於明堂是也其配則以文王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是也其地則在南郊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注南門謂國門明堂在國之陽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其二太廟之堂亦謂之明堂覲禮侯氏入廟門告聽事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下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佇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大戴盛德記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又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下曲禮孔氏正義知在文王廟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明天子受覲於廟之祧可知春秋文二年左氏傳不登于明堂傳所引本逸周書大匡解注明堂祖廟服杜同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此言魯太廟得文

如明堂之制耳鄭義非也是也其地則在寢之東。小宗伯掌建國之神
位右社稷左宗廟。逸周書明堂篇。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
周明堂之位也。尸子君治篇。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是也
其三路寢之堂亦謂之明堂。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
路寢聽政。盛德記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
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逸禮王居明堂是也其四
辟雝之堂亦謂之明堂禮記太學志蔡邕明堂月令說引禮士大夫
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盛德記明
堂之外水環之曰辟雝詩靈臺正義引政穆篇太學明堂

之東序也。史記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是也。其五。爲泰山下之明堂。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封禪書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是也。爲宮室非一向。故詩曰西南其戶。太廟路寢辟雍皆南向。故其堂皆曰明堂。

明堂通釋下　明堂異義其致誤有五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窻夏后氏世室制也。盛德記四戶八牖則漏諸明堂。鄭注世室之五室。雖以五行當之不謂明堂也。鄭志玉藻正義所引旣破戴禮四堂十二室之義又云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

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則始舉而加之明堂是世室之制誤之也重屋殷制也經言四阿重屋而已盛德記因以爲上圓下方而涵諸明堂由是白虎通德論明堂月令說沿之是重屋之制誤之也五學太學制也於是乎有四門而周書明堂篇禮記明堂位則以四門洞諸明堂太學與明堂既同是在郊辟雝之堂又得稱明堂而蔡邕因謂明堂即是太學則太學之制誤之也爲壇於國外祀方明之禮也伊訓漢書律歷志引及覲禮有之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

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可謂明辨皙矣而盛德記因㓋諸明堂云。其宮方三百步。明堂位及周書明堂篇。因有朝諸侯於明堂。三公諸侯伯子男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九采之位。是祀方明之禮誤之也。月令青陽明堂太廟總章元堂。九宮之學也盛德記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實發明其制。故盧辨注云。謂法龜文。其在漢世則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魏相傳。而諸儒皆以爲周人明堂固然夫南郊之堂。月一聽朔而已。必如月令之言。是王者去

其宗廟迺其伉儷而終歲野處殆不可也不得已而鄭氏傳之大寢顏師古謂宜近在宮中則路門之內是名路寢前爲聽政之堂後爲齋居之室又其後燕寢凡五王后又有六寢而此九室横互其中周回相向未審堂以何途出入且王宮之地列有四門東出則侵廟墉西出則迫社壇六宮之衆又在北門之外天子塊然而已是不可通也原夫呂氏著書本非事實五方五色有類巫咸筦子幼官四時五行篇素問四氣調神論竝有其事而諸儒曾不窺之深可太息且九章之制但有元纁黼黻文章義取相間而

云五時各傚其方之色不近于服妖乎由是言之安可以月令解周制也故此之九室正與嵩宮之柱昆崙之圖同其闕大而諸儒耗心絶氣以求合于五室又兼顧大戴記十二室之交則九宮之學誤之也解明堂者之誤大端若此自外三十餘家得失互具焉惟呂不韋無取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

汪君明堂通釋本有三篇但中篇引攷工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之文以明路寢之制復牽涉書顧命廟門南嚮數節按史記成王旣崩

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作顧命先儒據此謂顧命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之屬皆廟中事物以明受册命在祖廟今汪君中篇既言路寢又引顧命之文有不相合故未錄

考定明堂五室圖

南北七筵
東夾
東房
太室
西房
西夾
牖間
東堂
東序
堂
西序
西堂
東西九筵
凡室二筵

圖亦汪君所定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問孟子言關市無征。澤梁無禁。惟王制云。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與孟子合。若周禮大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地官又有司市司關等掌其賦稅。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可見不凶札固有征也。澤梁亦有川衡澤虞之官掌其禁令。俱與孟子不合。先儒言漢儒據王制。本依仿孟子。又謂王制多言夏殷之禮。又謂周禮多有劉歆等增入。非盡周公之舊然歟。

答漢儒記禮如吉凶車旗衣服未始無前代之制固已竊謂

孟子此節乃言文王治岐之政若周公後來治定制禮大經大法固不能變若其節目周詳監二代而損益垂諸永久自有非盡如先世之舊典者故關市山澤不得不設之政令以防其詐虞暴殄勢固然也至玩周禮司關職云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夫曰與其征廛則市關所掌者卽指市宅之廛稅而言以司關謹司商賈貨賄之出入由此達知司市廛人之屬互相糾察故曰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又曰凡所達貨賄則以節傳出之節以達其物傳以書其數今考廛人之職則云掌斂布絘布總布質布罰布而

入於泉府。若司關則但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注謂沒其財猶司門但云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可知司關所征。弟貨之不出於關者。司門所征。弟財物犯禁者耳。皆非別有征稅也。其以市所征廛稅兼掌之司關者。蓋以商賈貨賄。必由司關達知故也。　其云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者。按大司徒荒政十二。六曰去幾。注謂關市去稅。蓋謂凶札之歲。凡此貨不出關財物犯禁等項一概寬之故不曰去征而曰去幾也。司門職云征其貨賄。即指幾出入不物者。非別有征若司關又云猶幾者。則專指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耳。向來解周禮者。俱以征廛句爲司關所自征之

稅悏矣至市亦無征說詳廛而不征一條

澤梁無禁、不過言文王利與民共之意耳。若周禮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蓋取之無度。物耗而用不足。則禁令自不可少。故孟子告梁王亦曰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也其澤虞職有云、頒其餘於萬民。即文王之澤梁無禁也

問 王顧左右而言他

集注謂其憚于自責。恥于下問。是以王為大不然孟子之言耳。果其然乎。

答 按趙注謂王慙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孫疏亦謂王知罪在已。乃自羞慙。此解最爲情景逼眞。較勝集注。否則似宜王當日悻悻然見於其面者矣。又集注圈外載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毋墮其職。乃安其身也。人多不詳其解。蓋此四句亦趙岐章指。謂王答孟子以在廷百僚。各盡厥職。然後四境之內治。治而身可安。所謂他者。卽指左右臣工言也。見國治非君一人所能爲。乃齊王自諉其咎之意。故曰王顧左右而言他。此說亦可存參。

友人方培之云。齊王以境內不治。歸咎于左右之臣。故孟

子他日見王告以親臣世臣之說在於進賢不可不慎又戒以不可徒信任左右近習之臣此兩章相連而及之意也蓋孟子書一手編次大概上下章多相承而言耳。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六

婺源戴大昌斗源

齊人伐燕

問孟子書所載伐燕。俱宣王時事。而史記載燕王噲讓國子之。及齊伐燕。皆在齊湣王時。彼此不合。後人紛紛遷就其說。果何從歟

答温公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故移湣王前十年爲宣王之年。以合孟子。然燕人畔尚在此十年後。則仍是湣王。終屬不合。閻氏百詩則欲將燕世家所載燕王噲五年讓國於子之

七年噲及子之死。後二年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等事。俱移前十數年。當齊宣王之時。以合孟子之書。近趙氏耘菘則據國策燕王噲既立篇所載。斷以爲齊宣王以駁史記之誤。亦屬有見。而錢君養新錄則載寶應王予中之說曰。孟子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強。與秦爲東西帝。故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而好貨好色不自克。末年之禍亦基于此。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亡。蓋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爲孟子諱。而實無庸諱也。錢君極取此說。今按王氏予中之說。則朱

子語類中巳有之矣。

語類云齊人伐燕孟子以爲齊宣史記以爲湣王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且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耳

竊考竹書紀年謂梁惠王另有改元後十六年。與史記不合。說已載前梁襄王一條矣。今若是不主惠王後元之說但依史記六國表魏世家謂孟子於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三十六年惠王卒。襄王立。由是孟子一見襄王。即去之齊。正當齊

宣王之九年。宣王於十九年卒而湣王立。迨湣王之十年。齊人伐燕。噲及子之皆死。湣十二年燕人立太子平。据此則孟子於齊。先事宣。繼事湣。中間有反魯歸葬一節。或後來記孟子者。未及細考。誤將伐燕之事書作宣王。亦未爲無因。不必其有心爲孟子諱也

齊人將築薛

問　文公言將築薛。是時薛猶存乎。

答　按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湣王庚子封田嬰子薛爲靖郭君。實周顯王四十八年事。其時薛已滅矣。故江氏

愼修謂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者即孟嘗君田文也又國策載靖郭君將築薛以客海大魚之諫而止今此曰將築薛或是又欲重築故滕文以其逼已而恐耳攷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迄戰國歷千九百年爲齊所滅享國最久忽然不祀哀哉

梁山

問 禹貢於冀州言治梁及岐孔傳謂梁岐在雍州蔡傳謂梁岐皆冀州山二說不同何耶或謂梁山有二豈其一在冀州一在雍州耶

答 梁山固有二然皆在雍州其一在今韓城縣西北詩所云

奕奕梁山。及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禹貢所言治梁及岐之梁山也。其一在今乾州西北。而西南則接岐山縣界。閻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中間。即孟子所云。太王去邠踰梁山者也。元和志誤以此山爲即治梁之梁山。蔡傳於治梁及岐。謂梁山呂梁山也夫呂梁山。即尸子云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者。蓋即龍門之南山耳。而又以爲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其誤亦有所本。按酈道元謂呂梁巨石。崇竦千仞。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山在離石縣界。司馬彪因之。晁以道亦因之。故蔡氏用其說。然攷離石縣。乃明之石州。在今永寧東北。去河流二百餘里。實無

所謂巨石千仞。開鑿通流之跡。閻百詩謂酈注言離石者。當闕疑是矣。或謂二山俱在雍州。書何以繫之冀。胡朏明謂禹貢書法亦有變例。如他州皆言疆界。而冀州則不言也。他州皆言貢物。而冀州亦不言也。曾彥和有云。壺口梁岐一役也。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玩曾氏之說。疑者可渙然釋矣。要之太王所踰之梁山。固非禹貢之梁山。而亦非在離石境界也。

水滸附考。　史記周本紀。言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又程泰之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

以逵岐。閻百詩謂水滸當以程氏指渭水者爲確

或曰世守也　一節

問　袁簡齋謂曲禮云。國君死社稷。爲諸侯言之。若天子以四海爲家。如春秋天王出居于鄭是也。因謂明崇禎昧于斯義。不肯南遷。其說如何

答　按曲禮此節。先言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云云。謂臣民止之　次言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則此節是專就諸侯大夫士言。下節君天下云云。乃指天子言。故鄭注國君死社稷。死其所受于天子也。孔疏謂有寇難。則以死衛之

而已又禮運云君死社稷謂之義春秋傳國滅君死之正也皆指諸侯言也呂氏大臨曰先王建國必爲之置社稷使世守之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爲重苟社稷無隕先君有後則或不安其位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寄公也今按呂氏所言乃指諸侯去國託於諸侯者非遷國圖存之說也若滕處戰國時無地可遷故首章孟子曰效死與民守之此二章則并言太王遷岐之事末復述效死之說請文公自擇于斯二者以見能如太王之得民則雖諸侯有可去以圖存猶不妨于去況天子以四海爲家者乎此則孟子立言之周正可爲世

法。隨圍之論。蓋非無所本矣

前以士　貧富不同也

問　臧倉以後喪踰前喪毀孟子。但攷列女傳所載孟母三遷。及買肉以啖。斷織勸學。則孟子固少孤。想于父喪尚在未有知識之年。樂正子胡不以此爲解。而乃曰前以士。又曰貧富不同。豈孟子喪父時。則固已爲士耶。

答　是固有可疑者。或樂正子知魯君偏聽讒言。辨之無益。但直據理答之。以明其非所謂踰耳。否則列女傳所載。或非實也。蓋劉向著述。多未可信。如列女傳所論國風婦人之詩。皆

未必確。若說苑紕繆尤多。

微子微仲 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附

問 微子爲紂諸父。微仲爲微子之子然歟。

答 微子微仲趙注無明文。按呂氏春秋。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尚爲妾。改而爲妻。復生紂。其後欲立啓爲太子。太史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是則微子微仲。皆紂之庶兄也。觀尚書稱微子爲殷王元子。其非紂諸父可知矣。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想因下句比干而連及之。亦猶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不可泥看也。至閻百詩以

微仲爲微子之子。謂微子有二子。長微伯死。微子不立微伯之子。所立次子微仲。檀弓所云舍孫腯而立衍者。即微仲也。是益見鄭氏注謂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遂疑衍是庶子。爲適子之弟也。不知家語明云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繼微子後而史記亦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所云其弟。皆謂微子弟也。且鄭注亦明云殷禮。攷殷禮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即傳已子。如微仲傳宋公稽是也。益微子微仲俱爲紂庶兄。故終身祇稱故封。至微仲傳子稽。始稱宋公耳。觀

孟子于微子微仲比干箕子膠鬲數人皆稱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則仲亦紂之故臣又何微子之子之有

置郵

問　趙注置郵亦有專解集註置驛也郵馹也果有別乎

答　說文云驛置騎也從馬睪聲是驛主于騎言馬也馹驛車也從馬日聲是馹主于傳言車也亦謂之遽周禮行人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禮記士曰傳遽之臣左傳且使遽告於鄭說文遽傳也一曰窘也傳車尚速故又為窘迫也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

騎是也至曰置者考之于經未有以傳送文書處名之爲置惟漢曹參傳取狐父祈善置師古注云置若今之驛也廣雅亦云郵置騶驛也又曰郵者郊特牲郵表畷注若今郵亭謂田閒舍也爾雅釋言郵過也注道路所經過也說文云境上行書舍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注云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是矣自是字書則云馬遞曰置步遞曰郵始分置郵爲二解閻百詩極取此說閻云馬遞曰置謂駕馬之車非徒馬也然以郵爲步遞而說文言馹爲傳車則郵似不得注爲馹矣竊謂古時傳送文書固無步遞但有傳車馹是也有馬騎驛是也後世則但

有馬遞步遞而無傳車今攷置字之解玉篇云立也廣韻設也爾書王置諸其左右周禮三曰廢置以馭其吏是也意孔子所云置郵者蓋謂置立郵舍以爲傳送簡書者朝發夕宿之所蓋兼傳車馬騎言之非分置與郵爲二也觀于說文郵字釋云行書舍也而置字但釋云赦也絕不言傳送簡書之義可見矣後人相沿因以置作實字用而字書則遂分馬遞曰置步遞曰郵亦未見其確耳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二節

問氣配乎道義則不餒而養氣之功在于集義此兩節意本

聯貫。而朱子以爲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故于無是餒也。謂義無氣則餒。于行有不慊于心則餒。謂氣無義則餒。似作兩屬。當時呂忠公大愚不然其說。後人非之者亦多。敢問何如。

答　朱子因孟子說浩然之氣。本自至大至剛。此節又說個配字。趙注謂爲配偶俱行。所以釋爲合而有助。但按語類有云是兩相助底意。其初下工夫。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卻助道義而行。理自圓足。又文集中載李履中之說曰。動必由理。則不愧不怍。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故曰是集義所生者。舍是則自歉于中。氣爲之喪。故曰無是餒也。朱子

極取其說集注于集義節則云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爲之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于中原是一串說下故上節釋配義與道就既能集義養成者言釋無是餒也就未能集義者言本自了然乃全謝山譏朱子謂必別有養氣之功而後能配義不然則義餒又必有集義之功而後能養氣不然則氣餒未免失其本旨矣

市廛而不征　二句

問集注用張子說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何

如

答趙注於上句但引王制市廛而不稅。於下句則謂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而不征其廛宅。未能釋上下句所以不同之故。集注所以引用張氏說耳。吾鄉汪氏雙池謂周禮司市所征。則有紪布列肆之稅總布無肆而立地之稅廛布商賈所居屋稅皆所謂廛稅也。三者但取其一。則不復征其貨。是廛而不征也。此外又有質布所罰在市犯禁者之錢罰布所罰買賣不平者之錢皆所謂法也。凶札則市無征。然質布罰布自不可弛。是法而不廛也。汪君引據明確。而釋法而不廛句尤着實。較趙注與張氏說皆勝之。竊按孟

子言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而周禮關市皆有征。後儒多疑。今據汪君以絘布總布廛布為廛而不征。以質布罰布為法而不廛。則市仍無征也。所謂孟子與周禮未嘗不合矣。

廛無夫里之布

問　集注謂市宅之民。已賦其廛。故不可更有夫里之布。至所引周禮鄭注。謂里布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謂夫家之征。夫為一夫百畝之稅。家為一家力役之征也。其說然歟。

答　此廛字若仍指市宅。則不惟重混上市廛節。亦不合下文天下之民皆願為之氓矣。江慎修先生所謂當指民居之廛

是也。又以夫爲一夫百畝之稅。亦重混上助而不稅一節矣。
竊謂上文分說士商旅農而言農一節。正指粟米之征而此
末節。則就力役之征。布縷之征而言也。蓋布者泉也。卽錢也
夫布謂閒民爲人傭力。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閭師則征其
力役之泉。故曰凡無職者出夫布。又里布者謂自荒其地不
種桑麻。或爲臺榭遊觀。載師則征其地稅。故曰宅不毛者有
里布。今所謂民居之廛。其人皆非閒民無職者也則已有力
役之征矣。豈可復征其夫布乎。其地皆非不種桑麻者也。則
已有布縷之征矣。豈可復征其里布乎。惟無夫里之布。則民

皆願爲之氓。方與上言商言農不相混矣。若如集注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并所引鄭注共計之。則是當時一人而四征之。有是理乎。故里布宜引載師之文。夫布則宜引閭師之文。不當亦引載師出夫家之征句也。至鄭釋里布爲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亦非

天時

問　集注謂時日干支孤虛旺相。攷太公兵法背孤擊虛。萬人無餘云云。兼指方向說。諸葛八陣。馬隆偏廂。李靖六花諸陣法俱以方位爲言。豈其遺意與。後世術家又有奇門遁甲之

法。談兵者每以爲奇秘。又有用建除等字。選擇用兵吉日者。至于經傳所言每事必卜日。他如子卯爲忌。歲星所在爲福分野以占妖祥之類。亦往往而有。以上諸說。其義何居。

答　太公兵法。亦託名之書耳。若孤虛之說。按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裴駰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孤虛者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也。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卽爲孤。寅卯卽爲虛也。其餘六甲皆依此推。蓋卽旬空之謂。班固藝文志序謂之小數。故旺相孤虛。不過術家所用。非兵畧也。若諸葛李靖等營伍陣圖。係祖握奇經遺意。

乃前後左右聯絡照應之法。所謂龍蛇鳥虎景死驚開。皆假借之名。要於孤虛旺相之義無涉也

奇門遁甲之式。卽易八卦方位。加以中央。與乾鑿度太一下行九宮之法相仿。畧見前河圖一條分權衡規矩。卽謂坎權離衡震規兌矩四正之位也。加以坤巽乾艮四維並中央一位。義亦與衍。其說有貴人登天門日。可以決勝。三奇入墓不利出師。然亦未必悉驗。此外又有以主將之生命。配時日旺相者。或選用執日宜擒賊。破日宜攻城。亦本淮南子。又如六韜云。開牙門當背建向破。較之奇門又爲淺矣

古人以子卯爲忌日。則指甲子乙卯。謂桀紂亡日也。君大夫徹樂減膳士人舍業。莊二十一年公羊傳大省。何注亦謂子卯日也。此皆子卯不樂之義。要非吉凶所在。說者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之。江愼修先生亦言古人有五行避忌之說。五行有三刑。子卯兩日相對互刑。故尤忌之。竊謂五行三刑之說。如占課談命。每遇兩者並見。方爲相刑。若日辰値子。則固無刑。値卯則固無子。曷爲相刑。若以空相對爲刑。則十二辰不皆須避忌耶。善夫亭林顧氏之言曰。古先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亡國之社以爲

廟屏。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此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義也。凡經言子卯者。但指甲子乙卯。斯眞爲通論矣。

左傳多言歲星。歲星者木星也。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則自子左行。如歲在星紀。丑則太歲必在子。歲在元枵。子則太歲必在丑也。鄭康成謂歲星右行於天。十二年一周。太歲左行於地。亦十二年一周。歲星可見。太歲不可見。故舉歲星以表太歲也。歲星有超辰之法。每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是以左傳昭公十三年。壬申歲在大梁。十五年甲戌當在鶉首。而越在鶉火。由餘分數滿。跳過一次也

服虔注春秋。有龍度天門之說、以龍者歲星辰爲天門故耳。
但古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謂太歲亦超一辰矣。錢
辛楣先生謂漢以來歲星之行漸速、不能與太歲相應、而太
歲亦無超辰之率。蓋起於東漢。至今因之。
又辛楣先生史記考異云古人以太陰紀歲。太陰亦謂之歲
陰。又曰青龍、蓋非太歲也。淮南天文訓、謂天神之貴者。莫貴
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不可背而可嚮。又云太陰所建。
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如太陰在寅、則寅爲建、卯爲
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

爲收。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此太陰與太歲之別也。太陰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如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太歲在丑。則太陰在卯也。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歲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可知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並非謂太歲也。太史公天官書。亦以太陰

祀歲惟改太陰爲歲陰。迨班固天文志。乃改太陰爲太歲。故東漢後術家不復知太陰太歲之別。至晉灼司馬貞輩更無論矣錢君又以史記歷書所云太歲元年歲名爲逢攝提格者爲指歲陰其解未確說詳下

按錢君史記考異所論太陰之說蓋本于史記天官書所云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則太歲在子歲陰在卯。歲星居子。則太歲在丑歲陰在辰。歲星居亥。則太歲在寅歲陰在巳。歲星居戌。則太歲在卯以下俱照此推。故以爲太陰在太歲之前二辰。竊謂有可疑者三焉。據漢志云。太初元年歲在丙子。今攷通鑑暨皇極經世二書。太初元年。則歲在丁丑。非丙子。此一可疑也。又

攷漢書翼奉傳云。今年太陰建于甲戌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又云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又楊雄傳詔招搖與太陰兮張晏曰。太陰歲後二辰也據此則太陰在太歲之後二辰。不在歲前二辰。此二可疑也然即以爲通鑑皇極經世所紀或差孟康張晏所解有誤然漢書云太初元年歲在丙子。則歲前二辰係戊寅非甲寅戊曰著雍甲曰閼逢而史記爲逢攝提格太初元年云云。錢君以爲其年歲在丙子。所謂焉逢攝提格者。卽是歲前二辰之太陰也豈非誤以戊寅爲甲寅乎

此則三可疑者。眞不能解說矣。惟王伯厚困學紀聞載太衍歷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于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漢太初歷元起丁丑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其說則與錢君有異。今攷淮南子亦言太陰元始建于甲寅。故以為逢攝提格之歲為歷元而太初三統推上元日月五星皆起于星紀故太歲起丙子。詳其文義。亦似非以爲逢攝提格爲卽指丙子之前二辰也附識于此

按毛西河以九宮巽離坤兌為右旋見五卷錢君以史記太初元年爲逢攝提格者爲歲陰其說俱誤故特正之

分野星圖

歌曰

壽火析木星紀起　玄枵娵訾降婁繼
大梁實沈鶉首排　鶉火鶉尾十二次

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會必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亢始於辰故歌序從辰位起辰者星躔之首歲紀之始也

又考娵訾之次一名豕韋　分野晉一作魏

按二十八宿分野見於周禮左傳載於甘石之書每舉星次

以言其國妖祥。不觀此圖無以詳晰。但亦有不可解者。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元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秦西而鶉首在未。趙北而大梁在酉。何也。先儒說者不一。惟唐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南北兩界者。稍為近理。 又東七宿為青龍。南七宿為朱鳥。西七宿為白虎。北七宿為元武。雖分東西南北四陸。然實每歲四時推移。如青龍七宿。春在東夏則南。秋則西。冬則北。其朱鳥白虎元武各七宿皆隨之轉。故堯典舉二分二至初昏之中星。四時迭見。其証也。又傳云日在北陸而藏冰。謂十二月夏正、北方元武七宿。則在西方。日

躔其度而藏冰以其本爲北方之宿故名曰北陸也至列宿又有歲進之差如越數千年則二分二至初昏之中星亦與堯典有不同矣戴氏東原所論列宿之四象及十二星次之說至爲明確兹附録于後當與卷中如日月之食四時之錯行千歲之日至諸條參閱

戴氏東原四象總論星次

按曲禮言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此列宿之四象春秋傳有日在北陸及西陸朝覿之文是四象又即爲四陸爾雅雖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實言陸則兼該三

次故舉中一宿以見七宿天旣動體隨時不同何以有南北東西之定方據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鳥在南則蒼龍在東白虎在西元武在北象各七宿或見或否因其時之定位命爲南北東西移時則不同越數千年則仲春初昏亦不同然則分四象始自羲和可知周冬至日在牽牛爲星紀之中則斗値星紀之初用是爲十二次紀首故曰星紀唐虞冬至日在虛乃元枵正中元以來冬至日在箕乃析木之津正中不首斗牽牛也然則十二次之名始自周人可知漢費直劉歆蔡邕諸人未識歲差各以節氣日

所在宿度分十二次之界。故劉禁並云日至其初為節氣至其中為中氣。晉虞喜如立歲差法。而祖沖之尤論之詳後此推步家。雖知星次不隨日躔推移。然其十二次之界不過損益漢志及月令章句為之。咸非定論。星次起于周人。則當取春秋傳元枵虛中及婺女為元枵之維首二語就黃道均分其界。庶幾不大遠於古耳

又云二十八宿。乃星之當黃道者。日行黃道。雖借星以紀日躔。當分黃道自為黃道。列宿自為列宿。黃道以冬至為最南。夏至為最北。春秋分為南北之中。列宿則唐虞時虛

在最南元以來箕在最南分至由於南北中一定之限十二次專以星象為限不論黃道之南北中也

地利

問　孟子雖言地利不如人和而亦以鑿斯池築斯城告滕文又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故西北足以控東南東南不足以控西北地利之說其來久矣敢問何如

答　先王經理天下未嘗不據地利周之初東陝西陝周召主之至武王克殷自三監監殷而外則封東虢以據虎牢之險即滎陽在今河南鄭州汜水縣亦名成皐封西虢以扼桃林之塞桃林今在河南陝州靈寶縣南

即秦時函谷關也自函谷西二百里至陜西同州府華陰東四十里即潼關也王氏曰自靈寶以西潼關以東皆曰桃林自崤山以西潼津以東通稱函谷二者居天下之大險皆以懿親主之又於東都營洛邑爲朝會諸侯之所以周公君陳畢公遞守之曷嘗不居天下形勝哉即至平王東遷尚有太華外方之間方六百里之地仍可西倚虢國以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呂可扼東南之要其勢猶足恃也迨莊廿一年惠王復與鄭以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鄭武公會滅虢檜之地据有虎牢其後周復取之至是惠王復與鄭漸且楚滅申呂而東南之蔽失晉滅西虢而西歸之道斷桃林之險屬晉矣襄王又以溫原畀晉晉啓南陽南陽即河南唐李光弼百戰守之以固關輔者於是

東都之勢遂不可為矣。繼考春秋強國無過晉楚齊秦吳越如齊之險水有河海無棣。山有泰山穆陵。穆陵即青州府大峴山晉劉裕伐慕容超過此山而喜形於色者泱泱大風足以創霸若晉既有華山二崤孟門大行諸山之險文十三年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襄二十年使諸侯戍鄭虎牢以防鄭之通楚杜注此時虎牢屬晉其後復滅偪陽界宋以通吳晉往來之道偪陽在徐州府沛縣是虎牢桃林之險俱為晉有扼楚抑秦所以能為盟主百有餘年也。楚有荊塗方城漢水之固自既滅申滅呂滅息於是有申息北門以窺中國退可守出可戰成十八年又拔宋彭城封魚石以逼

吳晉往來之道。彭城在今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 哀四年將通於少習。乃秦豫咽喉之地。爲天設之險。杜注商縣武關也 在今陝西商州 故楚圖北方將通少習。而晉人震懼。此春秋時楚之所以放然坐大也。吳處荒遠。其後寖強。略有江南全省之地。與楚爭鍾離州來居巢三邑者。垂七十年。迨州來既入吳。州來即今壽州 而入郢之機兆矣。但得之於楚而失之於越耳。越自句踐轉敗爲勝。遂成霸業天子致胙。然五傳至無疆爲楚所滅。論者謂其滅吳驟勝而驕。不能北扼州來西阻豫章。使楚東侵。兼有廣陵徐泗之地棄地利以與人。故滅之如反掌矣。秦據有豐鎬。穆公發憤爲

桃。如誠芮築壘為王城。以塞西來之路。其援立晉惠公也。實賂河外列城之路。東盡虢畧。卽桃林以為東出之謀。無奈呂郤諸臣背而不與。道立文公。益知難以覬覦。因借晉師滅鄀。鄀近武關。猶冀經營商雒。圖武關以為南出之門戶。乃滅鄀而鄀終為楚有。不能越武關以南。而晉且得白翟之地。今陝西延安府魏分得之為西河郡復犬牙於秦之境內。故終春秋之世。秦屏伏西陲不敢出氣者。以函關武關之門戶。俱非已所有也。洎三晉瓜分。韓得虎牢。而魏得桃林。桃林遂為秦有。孝公遂因崤函之固。置關曰函谷關。在陝州靈寶縣秦之有函谷。猶楚之有中呂也。長

驅中原由此始矣（漢武帝復改設函谷關于新安縣則去靈寶縣東又三百餘里矣）況又魏獻西河內通巴蜀席捲天下夫復何疑此則周時地利之大略可言者也（亦畧本春秋大事表）

孟仲子（孟季子附）

問　趙注以孟仲子爲孟子之從昆弟子孟季子則無注而孫疏謂卽季子爲任處守者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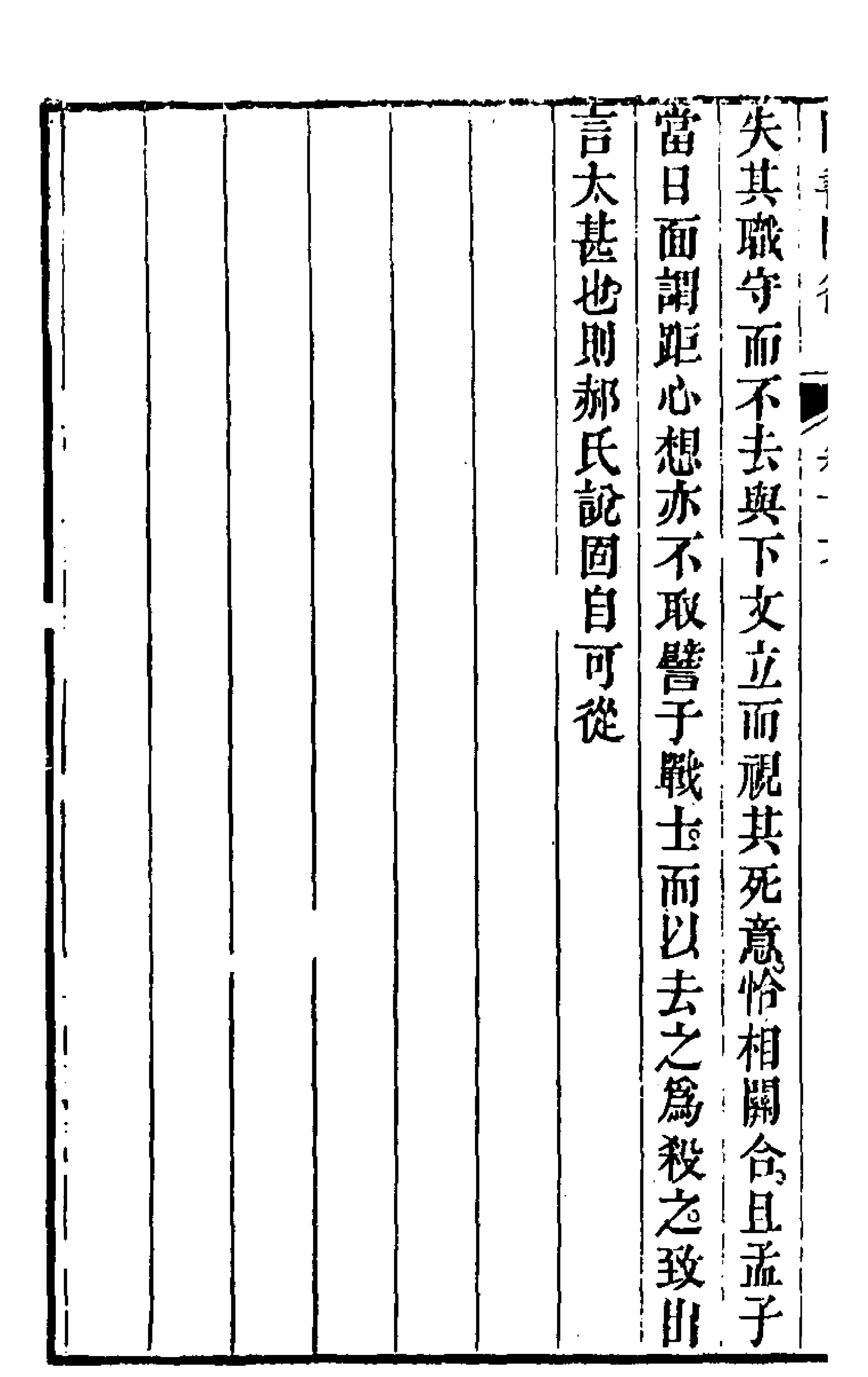
答　觀孟仲子答齊王問疾之事則謂孟子之從昆弟似矣但按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原注仲子子思

之弟子。又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據此則孟仲子似有兩人或謂孟仲子本子思弟子。後學于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是皆莫能定也至孟季子孫疏謂卽季子爲任處守者按此爲孟季子。何得與任君之弟混而一之故集注疑爲孟仲子之弟者近是　又孟子弟子。多有異說。如趙岐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以季孫子叔二人皆爲孟子弟子。又曰告子嘗學於孟子。又曰高子齊人也嘗學于孟子。又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聞道未達而夭。又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又廣韻有云離婁孟子門人皆未知所據。

子之持戟之士　三句

問趙注持戟謂戰士伍謂行伍去之殺之也集注依用之按閻氏百詩引郝京山云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因推其解以謂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及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衞侍者甚衆可悟孟子持戟之士蓋爲大夫守衞者固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閒孟子弟卽所見以爲喻耳其說如何

答舊解以持戟指戰士以去爲殺則軍法森嚴亦何用一日三失伍而後去今以伍指班次而以去爲罷去正是譏距心



失其職守而不去與下文立而視其死意恰相關合且孟子當日面謂距心想亦不取譬于戰士而以去之爲殺之致出言太甚也則郝氏說固自可從